

游水桶岙

●锦园小学四(5)班 钟瑾 指导老师 邵玲燕

一进入松门水桶岙,两个巨大的广告牌就映入眼帘,上面写着“浙江海岛徒步天花板”“浙版麦里浩径”。真的有这么神奇吗?我们怀着好奇的心情出发了。

走过了盘山公路,就要开始走山路了。棕色的土路,蜿蜒着向远方伸展着自己的躯干。两边的树木,仿佛也在欢迎我们的到来,一阵风吹过,它们就跳起了愉快的舞蹈。

来到一个打卡点,叫作“夹缝生存”。有两块巨大的岩石,不知什么原因,它们的顶端牢牢地靠住了对方,在山上形成了一片小小的荫凉。我拿出多年来学舞蹈的功夫,把腿高高抬起,呈一字形,再将登山杖高举向天空,周围人群发出一片惊叹声。此时,凉爽的海风吹着,传递着大海的温情与自由,我的心情很是舒适。

继续向前走,那条路实在是太难走了,身体需要紧贴着石壁,缓缓地向左边移动,稍微一不谨慎,可能会掉下万丈深渊。于是,我另寻出路,找到了一条稍微好走一点的“登石捷径”。

登上最高点,终于领略到了什么是“一览众山小”。蔚蓝的大海一望无垠,近处大海蓝得深邃,远处大海蓝得朦胧。几座山在海上若隐若现,似乎就是神话中神仙居住的海外仙山。

“台州地阔海冥冥,云水长和岛屿青。”水桶岙就是这么的一个仙境。

雨林三人行

●横湖小学五(4)班 周墨 指导老师 戈丹

阳光从密密层层树冠透下来,在地面上留下点点光斑,湿润的腐殖质被脚步踩得刺啦响。

我背着一个胀鼓鼓的背包,在亚马逊雨林中艰难前行,包中装了食物、指南针等。我的前面有两个人,一个是向导休,另一个就是我的表哥皓峰了。我们早已听闻亚马逊雨林的大名,今年特意来探险,这里是一片无尽的雨林,危机四伏。

我们来到了一片空地,湿土落叶混杂成棕红色。“休!皓峰!我们就在这儿扎营吧。”两人回过头来。“嗯,这儿环境不错,就这儿吧。”休说。等我们把帐篷搭好后,天已经黑了。

第二天,太阳刚出来。皓峰把我叫了起来,从那鼓鼓的裤兜里抽出一把刀,“瑞士军刀,送你!”我笑嘻嘻地收下。“好了,我补觉去了。”皓峰拍拍我的肩,回帐篷去了。

“来来,一起吃!”我们正准备大快朵颐,可谁知刚打开袋子,一阵恶臭就扑鼻而来,熏得我差点没背过气去,面包上长满了霉菌。

“食物发霉了,我去找点食物。”说完,我便转身准备走。忽然,一只手抓住了我的脚踝,是休。休撑起身子,把一个哨子递给我,“有事就吹它。”我道了谢,头也不回地走了。

虽然是春天,但雨林中却有三伏天的热气,没走一会儿,我就大汗淋漓。

“啥?”我在浓密的树林中看到了点点红色,凑近一看,“是蛇果!有吃的了!”我兴奋至极!忽然,我感觉脖子一紧,整个人向后倒去。我往胸口一看,枯黄色的藤条像蛇一样勒着我的身体。“啊,是一株捕人藤!”我脚拼命划动着,手四处乱摸,想摸到它的根,把它拔出来。摸到了!可是它的根太粗壮了!它勒得更紧了,我感觉整个人都要窒息了。我想起了那把瑞士军刀,赶紧从怀中摸出拼命割着。完了,割不开!它又紧了,我整个人除了手,全身都快没法动弹了。绝望中,我摸出哨子猛吹,随后便昏了过去……

醒来时,休手中拿着把斧子,皓峰手中提着药物,一边是已死的捕人藤。休拍着我的肩,“没事了。”对,我没事了,有惊无险!但探险还没有结束!

在开罗

●太平小学六(4)班 林卓玥 指导老师 瞿敏琪

正午的阳光炙烤着吉萨高原,黄沙在热浪中扭曲起舞。我立于胡夫金字塔脚下,仰望着这座由二百三十万块巨石垒砌而成的庞然巨物。四千年的风沙在它们表面刻下细密的纹路,却未能撼动分毫。

这是我第一次踏上非洲土地,当我看到吉萨金字塔群巍然矗立在沙漠边缘,巨大的石块堆砌成完美的几何形状时,恍惚间我仿佛望见四千年前古埃及人民建造金字塔时的场景,号子声穿透热浪,绳索在紧绷作响。热风卷着沙粒打在脸上,我眯眼望向那些在金字塔下攀爬的游客,在历史与文明面前,他们是如此渺小。我伸出手触摸着粗糙的石面,每一道褶皱都在向我诉说着历史。

转过金字塔,狮身人面像好似沉睡的巨兽撞进我视野,它静卧在沙地上,巨大的身躯已有些残破,但双眸仍炯炯有神,凝着永不褪色的威严,闪烁着古埃及人民的智慧和坚毅。

暮色四合时,我们登上了那艘白色游船。甲板的圆桌上已经铺好雪白的桌布,银质餐具在烛光下闪着微光。船缓缓离岸,开罗的灯火在身后渐行渐远,像一串串散落的珍珠。河水倒映着两旁稀疏的灯光,船身划开水面,激起细碎的浪花,在灯光下泛着银光。我倚在船舷,感受着河风裹挟着浪花朝我扑来。

船行至河心,城市的轮廓已经隐没在夜色中,尼罗河宛如一条黑色的绸缎,泛着柔和的光泽。远处传来汽笛声,交错而过的游船甲板上的欢声笑语随风飘来,很快又消失在更深的夜色中。此时,天幕之上繁星点点,与河面上的零星渔火遥相呼应。

我问导游,尼罗河对你而言意味着什么?他回答道,尼罗河就是我的血液。

没错,在奔腾的水流中,我们将迎接潮汐,看日升日落,看波光粼粼。以河流为始,以河流为终,漫漫亦灿灿,平凡亦伟大……

“龙宫”降虾记

●温中实验学校小学部五(1)班
胡秦毓
指导老师 蒋燕

午休的铃声骤然响起,沉寂的校园瞬间沸腾。一群“钓虾佬”扛着竹竿,像奔赴战场的士兵,欢笑着拥向小溪,一场别开生面的“降虾大战”就此拉开序幕。

冲到溪边时,两岸早已挤满了人。钓竿密密麻麻地斜插着,像一片倔强的竹林,仿佛要把蓝天戳出窟窿来。我赶紧挤进队伍,低头一看——溪水清澈见底,一只只身着青红铠甲的虾将正挥舞着大钳子,威风凛凛地巡逻。阳光透过水面,在它们的硬壳上折射出碎金般的光芒,仿佛在警告:“此乃龙宫禁地,擅入者斩!”

可这虚张声势的架势哪能吓退我们?几位“降虾高手”早已使出看家本领。叶思辰赤脚蹚进溪水,她又腰往溪中央一站,活像《西游记》里的“赤脚大仙”,吓得虾群连连后退;丁玺嘉更绝,直接搬来奶奶当救兵。老人家手持网兜,眼疾手快,转眼就俘虜好几只虾将,堪称“龙虾梦魇终结者”;最逗的是金扬轩,他双手合十对着溪水念念有词:“虾哥,给个面子吧!我半天没开张了……”那虔诚的模样,仿佛在拜龙王。

眼看别人的水桶渐渐堆成小山,我急得直跺脚。赶紧甩出我的“蛟龙号钓竿”,饵料刚入水,虾群就像中了幻术,举着大刀蜂拥而来。我手腕一抖,故意让钓饵在它们钳子间溜来溜去,一只暴躁的虾将终于按捺不住,猛地钳住蚯蚓!刹那间,一股力道顺着钓竿传来,我屏住呼吸,突然发力——哗啦!一只巴掌大的虾将破水而出!

可这“俘虏”狡猾得很,刚落地就一个鲤鱼打挺,翻进草丛往溪边逃窜。我飞扑过去,结果这虾将临危不乱,回身就是一钳子!“哎哟!”指尖传来钻心的疼,血珠顿时滚落在草叶上。我龇牙咧嘴地捏住它,它却还在张牙舞爪,钳子“咔咔”作响,像在骂街,我赶紧摸出塑料桶当头罩下:“收了你个齐天大圣!”

夕阳西下,手上的伤口还隐隐作痛,可看着战利品,我心里早乐开了花。这场“龙宫”探险,我钓到的何止是龙虾?是屏息凝神的耐心,是越挫越勇的劲儿,更是和伙伴们笑闹的畅快。

龙虾总动员

●温中实验学校小学部五(1)班
明益瑄

“来了!来了!龙虾来了!”周五的食堂瞬间沸腾起来。厨师叔叔端着个红彤彤的大盆闪亮登场,盆里的小伙伴们披着油亮的红披风,裹着琥珀色的酱汁,香气像小钩子似的直往人鼻子里钻。

瞧那边!王乔铄的筷子化作一对白鹭腿,在龙虾堆里“嗖嗖”点水,眨眼间八只龙虾就排着队溜进了他的餐盘。金扬轩更绝,把碗举得跟防暴盾牌似的,一个“横扫千军”,九只龙虾乖乖缴械投降。最绝的是文静的林潼玥,这会儿腮帮子鼓得像存粮的小仓鼠,筷子舞得都出现残影了!

我也加入战局,夹起一只油光发亮的龙虾。“咔嚓”一咬,鲜甜的汁水“滋”地在嘴里炸开,虾肉弹得像在舌尖跳舞。一只、两只……转眼间面前的虾壳就堆成了微型火焰山。

锅里那些曾经耀武扬威的“铠甲武士”,此刻正晕乎乎地泡着温泉,钳子软趴趴地耷拉着。厨师叔叔哼着小曲,正给我们亲手钓的龙虾们搓泡泡浴呢……

藏在小河里的“龙虾盲盒”

●温中实验学校小学部二(1)班 林思源
指导老师 吴椒君

“叮——”下课铃刚响过三声,我脚底像抹了油似的,攥着网兜,握着竹竿,提着水桶,准备去小河边“大干一场”。我把绑着猪肝的线缓缓放入水中,一分钟、两分钟……十分钟过去了,没有一点儿动静,我沮丧极了。“哎哟,没成功啊!”身后传来轻柔的嗓音,回头一看,原来是美美校长。“这些小家伙中午被高年级的哥哥姐姐逗怕了,这会儿都躲起来了,直接用网兜捞!”

于是,我猫着身子蹲在小河边等待时机。突然,一团红色的影子从我眼前一闪而过,定睛一看,是一只张牙舞爪的龙虾。我高兴坏了,急忙把捞网探进浑浊的水中,顺着龙虾游动的方向一划,手腕微微发力往上一提。水哗啦啦地从网眼里漏走,浅褐色的虾钳露了出来,在空中耀武扬威地挥舞着。再看这只龙虾,浑身上下裹着深浅不一的泥浆,活脱脱穿了件迷彩披风,连触须都拖着泥线,真像盲盒里刚拆出来的“限定款脏脏虾”。我揪住它的触须,小心翼翼地放进桶里。

就这样,我捞了一次又一次,没想到这小河里不仅有龙虾,还有扇贝、田螺、小虾米呢,太惊喜了!

驯虾记

●温中实验学校小学部五(1)班 林潼玥

看!这就是我亲手擒获的“红甲大将军”。方才它用那双威风凛凛的大钳子,“咔嚓”两下就把我的小水桶夹出两个窟窿。我当即决定将这个破坏分子关进塑料牢房。

我找来一根细如发丝的白线,轻轻系在它那两根骄傲的长须上。说来也怪,方才还张牙舞爪的“大将军”,此刻竟乖乖成了我的“座下弟子”。我抓着线头,像遛小狗似的把它从河东拖到河西。这小家伙起初还不服气,一个翻身躺在地上,小腿在空中乱蹬,活像在向老天爷告御状。

我蹲下身,用指尖轻轻戳了戳它的肚皮:“怎么?不服管教?”它立刻把钳子缩成一团,两根长须也耷拉下来。周围的同学都看呆了,有几个跃跃欲试想模仿,却被自家龙虾的钳子吓得连连后退。

最逗的是这位“大将军”后来干脆耍起赖来。任凭我怎么拖拽,它都纹丝不动,嘴里还吐着泡泡,活像个正在打瞌睡的老学究。把它浸到水里,捞出来时居然还在“睡”,只是泡泡吐得更欢了——这哪是投降?分明是在用“非暴力不合作”抗议嘛!

